

1987 ·

首都话剧信息交流会

(发言汇编)

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会 主编
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

1988年4月

目 录

一

宋任穷同志在《首都话剧信息交流会》上的讲话……	(1)
曹禺同志在《首都话剧信息交流会》上的讲话……	(4)
《首都话剧信息交流会》综述……	李汉飞 (15)
对话剧现状的几点看法……	康洪兴 (25)
关于当代戏剧发展的思考……	杜清源 (34)
话剧在革新的道路上开拓前进……	颜振奋 (50)
作为编辑说几句话……	张 颖 (56)
艺术的深和真……	马 也 (59)
是什么保证了《黑色的石头》的成功演出……	邹学东 (64)
我们是如何克服戏剧危机的……	陈欲航 (69)
让现代化的脚步踏在民族的土地上……	高惠彬 (75)
希望有这样的演员……	苏 民 (84)
关于戏剧前景的思考……	王 贵 (87)
在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上……	所云平 (95)
中国话剧研究信息……	田本相 (101)
为戏剧理论研究工作诉苦……	陈丁沙 (106)

二

今日苏联剧坛印象

——记中国戏剧家代表团访问苏联……	舒 强 (109)
三条信息和三点感想……	童道明 (122)
联邦德国的戏剧现状与趋向……	丁扬忠 (127)

国外戏剧新信息……………肖 曼 (135)

当代美国的戏剧发展

——从商业戏剧到非赢利戏剧……………谢榕津 (142)

在日本排戏的感受……………陈 颀 (147)

表现主义戏剧略述……………叶廷芳 (154)

在索非亚戏剧节上……………瞿弦和 (162)

三

辽宁省的戏剧概况……………廖 玮 (166)

开拓话剧艺术新天地……………王志洪 (173)

争取观众的“戏外功夫”……………顾 威 (181)

我的困惑……………陈 坪 (186)

危机、探索、反思——话剧现状杂谈……………陈美英 (190)

话剧的命运与儿童……………程式如 (194)

从剧本编辑部提供若干信息……………柏松龄 (198)

浓墨重彩颂改革、大胆探索商业剧……………葛芸生 (208)

福州话剧观众欣赏基本意向……………李又子 (215)

加强交流、团结合作、

推动话剧艺术的新发展……………殷新华 (220)

湖南省话剧团现状……………陈健秋 (224)

新疆话剧团的演出和创作……………王华轶 (227)

四

封二题辞:……………吴 雪

消息报道……………(13) (24) (231) (234)

编 后 记……………(235)

宋任穷同志在 《首都话剧信息交流会》 上的讲话

同志们在这次首都话剧信息交流会上，交流了很多话剧方面的情况和经验，研究了很多话剧方面的问题，我祝贺这次会议开得成功。

我这个人哪，第一是爱看戏，第二是爱看球。我曾在许多地区工作过，西南、西北、东北、北京等等。我不管到了哪里，跟话剧界的朋友都是有交往的。今天我就以一个话剧的基本观众，讲一点自己的看法。

话剧和其他戏剧一样，都是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在各种年龄层次中，都有广大的观众，我就是个老年的话剧爱好者，是这个层次中间的一员，是老年观众层的一员。大家知道，在中国革命的各个阶段，进步的话剧活动，都曾经起过很好地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的作用。所以我相信，在当今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历史时期，话剧一定能够以它的特有的艺术形式，在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方面起积极作用。

下面我讲一讲昨天同林默涵同志一起议论过的一个问

题。

现在来中国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了。一般人到了外国除参观风景名胜以外，总想看看戏或者看看球。到中国来旅游的人，有些人想看京剧、昆曲和各种形式的地方戏，有些人想看话剧，这对宣传我们中国是个很好的机会，还有在中国的留学生和大使馆人员，这是一大批观众，但我们没有很好地组织这些观众看戏。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夜总会，到了晚上就没事干了，就没有地方去了。深圳的同志讲，如果中国把夜总会这种形式利用起来，宣传我们民族的、特有的东西，观众会很多。当然，也可能出现一些坏东西，但那是极少数。我们的有些话剧演出已达到了世界水平，但我们现在没有一个对外开放的剧场，京剧院、昆剧院也没有对外开放的剧场，能不能从北京的话剧院开始呀？剧场里面演出，外面可以吃呀，喝呀，开展文化娱乐活动。将来各省、市一些旅游区也能够采取这样的办法。这是我昨天和林默涵、陈昊苏谈到的事情。能不能这么做呀？同志们提问题，我也提问题，大家来探讨、探索，这算是给来自各地剧团的同志提出的一个题目吧。如果这方面搞得好，也许很有发展。

现在话剧感到有电影、电视方面的冲击，要能保持自己的特点，发挥话剧的优势，话剧还是会有发展的，许多人还是爱看话剧的。中国话剧有自己的特点。我认为，最大的特点在于民族化和现代化。不讲民族化光讲现代化不行，反之，光讲民族化不讲现代化也不行。最近从《参考消息》上看到，一些外国人到中国来看了一些艺术演出，感到很遗憾，有的艺术团体，过去民族化很浓，很好，但现在没有了。如果没有民族化，我们中国的话剧出国不可能。中国的东西就要

有中国特色。邓小平同志讲我们的社会主义要有中国特色，话剧也要有中国特色。为什么《茶馆》和曹禺同志的《家》还有电影《老井》能出国呢？就是因为有民族特色。外国人讲，我到中国来就要看中国的东西。外国人到中国来当然也可以看外国的东西，比如一些优秀歌剧的演出，但是他们到中国来，主要还是想看中国的。越是民族化，越能受到人民群众、包括外国朋友的欢迎。当然，讲民族化并不排斥国外的东西，相反的，我们应当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很好地吸收外国话剧的好经验，包括它们新的理论，新的艺术手法和新的表现形式。这次首都话剧信息交流会介绍了许多国家的话剧动态，作了有益的工作。我们主张洋为中用，学习外国的经验不要忘记自己的民族化。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我们的各行各业都在改革，我相信话剧界的改革会在同志们的努力下，在文化部的领导下，取得好的成绩。

戏剧界还有一个团结问题。因为中国戏剧界有许多地方剧种，而话剧也有各种形式各种流派，大家要交流经验，取长补短，互相学习。希望大家在十三大路线的指引下，团结起来，互相学习，互相支持，共同为繁荣我们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做出努力和贡献。

曹禺同志在 《首都话剧信息交流会》 上的讲话

知道消息很晚，没有什么准备。接到通知我来开会的电话后，就跟我的孩子告别，孩子说，参加这个会的很多是北京和各地的专家，他们在世界和全国各地看了不少东西，对理论的研究很深，有时你常好乱讲，这次千万不要乱讲，最好少说，能不说更好。

路上车开了一个小时，有点着急。一是来得怕太晚了，让同志们等着；再是想不好究竟讲什么。这几天开会，发言的都是专家，你们看的東西很多，这次交流得非常广泛，我实在没什么可谈了。刚才我们宋老讲的话非常重要，执行起来确实很难，但不走这么条路也不行。

我突然想到有一个哲学家，他的邻居告诉他：“我的羊丢了。”他说：“羊丢了，我就是了。”邻居说：“我找了，可路上发现了个岔口呀！”他说：“再往前找吧。”邻居说：“不然，岔口再往前走又有岔口。”于是哲学家就叹了口气了：“唉呀，想不到岔口处又有岔口，需要你选择，找这个羊可是问题喽。这学问是难啊！”

的确，真正要得到最后一个真理确实是很难的。但我又一想，多点岔口也不错哟。假如没有岔口，人生是个笔直平坦的大道，一切听交警指挥着前进，也没有什么意思。所以，还是有点岔口好。现在全世界的信息、理论确实多得要命，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各位同志在研究过程中，有时必然会出现这个岔口或出现那个岔口，出现不同见解、不同看法与矛盾。我觉得首先一个精神是团结、别打架。宋老说得很对，要团结。但这个团结是精神。如果在戏剧道路上大家都走同一条路，非象我今天的汽车一样，那就不止要开一小时了，恐怕二十四小时也到不了这个地方。所以总得有些岔口，才可以绕过来，绕到直正的路上来。真理这东西，真正认识它是比较难的，需要很多很多的实践，很多很多的讨论，讨论之后又实践，实践之后又讨论。这样才能找到一条大家都认为比较可行的道路。有时即便走到一条比较可行的道路上，也还会有不同的意见。从事艺术活动不要怕别人说闲话。

目前，我们搞戏剧的，看到国外不少人又回到现实主义道路上来，便说还是现实主义有道理，提倡现实主义回归。我一辈子写现实主义的戏，虽然也没写多少，但我是走这条路的。可是我不妨碍别人。我认为其它道路还是可以的。不然，艺术创作就永远不能丰富起来。各种艺术流派的产生，都有它的时代背景。时代、环境影响艺术家们这样做或那样做法。我觉得，不要怕岔路多，也不要怕每位评论家、思想家、戏剧工作的指导者的想法不同，通过艺术实践，会使我们认清很多问题。

写诗、要能上口，象口语，象平常人说话一样。但过去

有人一写诗，特别是写旧体诗，总好引经据典，象李商隐的无题诗，可以作出很多的解释，解释好半天还是搞不清。当然他也有主题立意很清楚的诗。解释不清的东西也有好处，有时越是解释不清越是耐人寻味、耐人琢磨。李贺的诗也是，里面有很多难以理解的。正因为难以理解，又使人觉得很有味道。因此咱们不一定都走一条现实主义道路。

现实主义是一条路。我们开始一接触话剧就是现实主义的路子。还有一条是革命的路子——跟政治有密切关系的路子。走这样路子，是时代的要求，因而一直走到今天。现在有人对我们过去的路子很反感，说这已不是个路子，应该按照时代需要，从外国引进一些东西，经过好好学习、消化走一条新路。但是恐怕也不止一条新路。也有可能你认为是一条新路，我还有另一条新路哩！这就不一定非要强求统一，于是百家争鸣的问题就出来了。强调百家争鸣，这是你们各位理论家、专家的事。对群众来说，该有百花齐放，该有各种各样的花儿出来。

不怕意见不一致。当然我们总是希望一致。一致的好处是大家不吵架，但也有毛病，当意见完全一致的时候，这个文艺势必干枯。不止戏剧，其他文艺也要干枯。大家一味地追求一致，就会出现许多怪事。古来皇帝常常要大臣们写诗，那时意见一致极了。一味地奉承天子怎么圣明，连杜甫、李白、孟浩然都免不了。奉皇帝的诏写出的诗总是一个模样，能流传千古的简直没有。因此文艺思想上要有百家争鸣的精神。百家争鸣，不是一家独鸣嘛！这样做的好处是叫我们脑子开放一点。开放一点恰恰能表现这个时代，很好的从事党的十三大提倡的精神文明建设。中国的地方大得

很，讲精神文明不能在一个省儿里讲，不能就那么几个大城市有精神文明，而跑到乡村、甚至是离北京不远的地方就一点儿都不文明，这就不象一个兴旺的气象。因此，大家讨论后，可以有个小结，但不一定要意见一致，这样使我们的路子可以宽些，使我们今后的戏剧可以得到发展。

大凡中国文学史上，总在国家遭到最大困难的时候，出现极伟大的人物。目前的中国，一方面在振兴，在搞改革引进，另一方面也实在是非常困难。近来我不大出来，今天走了好多路到这里，一路上看到馆子之多哟，简直没见过，有各种各样的门脸儿。司机说每个地方都是满满的。在思想界、戏剧界，各位也可以各自开自己的馆子，只要有人来看，有人来吃，就很好。这不等于我叫大家搞无政府主义。我是主张大家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在艺术风格样式、表现手法方面各自求得发展，这样才可以丰富、多彩。复杂，就是丰富的一种现象。复杂得一塌糊涂当然不一定好，但是我们不怕复杂，不怕矛盾。丰富就是从复杂当中出来的。意见不同，可再通过争鸣，使它丰富起来。历史上春秋战国出现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产生那么多哲学家、思想家，那个时代的文化极为丰富。

我倒有个建议：难得这些同志从东南西北来，凑在一起，就是有争论、有意见也不要紧，把这些发言整理好，最好能出本书，起码出一个小册子，这对中国戏剧事业会有好处。

有的时候，上面规定一些必要的东西叫大家必须遵循，不然就犯法了，伟大的文艺绝不是这么创作出来的。同一个俄国，几十年间，先出现了托尔斯泰、稍后出现了高尔基，

这是两个不同的文学界伟人。其他国家也有类似情况。思想界、文艺理论界恐怕也是这样。这是一点。

第三点，今天来到这间黑咕溜秋的小房子里，我曾经在这里看过排戏，倒叫我想起了许多事。它使我想到我在纽约看的一些戏。那剧场比这间还小一倍。只卖三十张票，允许三十个观众看戏，多了也不卖，当然天天满座。美国百老汇有个外百老汇，外百老汇之外还有个外外百老汇。这完全是供实验用的，百老汇绝对不敢演的戏，在那里敢演，可以试验出很多好东西。他们请我在那里看了《日出》的演出，舞台非常小，也就两张大会议桌那么宽，居然演得非常认真，表演非常自然；它们有很多方法，把第三幕下等妓院的情况都能表现出来。最奇怪的是《茶馆》演员那么多，只演给几十位观众看，也在那儿演。我没看着，是事后听人说的。这就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好处。就在这样的小地方，演员就敢演这个戏，演得也很轰动。当然啦，就是在三十个观众中轰动，但是演了不少时间。其勇气是十分可佳的。可见事在人为。我的意思还不在这儿，而在于小剧场的搞法，是一个路子。今天我不知道关于小剧场的问题大家讨论了没有？（李汉飞：讨论到了）

（欧阳山尊：法国四个人演《司卡班诡计》，那十几个人怎么办呢？用木偶，然后下来戴面具。四个人就干下来了。）

山尊说这个话是对的。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演法，各种各样的搞法。我在巴黎碰到一个作家，他说：“我没有路子，现在是导演吃香。导演要我们活着，我们就能活着，导演不要我们活着，我们就活不了。”道理很简单，现在有的导演不

相信某些新剧作家。为什么不相信？导演说，我要耍我的导演手法，用我的导演艺术把这个舞台搞得大家愿意来看。因此许多旧戏老在翻新。据说很多莫里哀的戏，莎士比亚的戏就在很小的剧场里翻来覆去，有各种各样的搞法，可就是观众对有些新剧作家写出的剧本不愿意看。据说现在欧洲“导演中心论”很突出；我们现在靠剧本；好剧本来来了，大家就依靠剧本取得成功。在欧洲则不然，那里没有导演乞求于新剧本的，不少导演特别重视老的剧本，老的剧本只要水平高，通过新的导演处理或对剧本进行某些改动使其站得住，受到观众欢迎。这也是条路子。

我主张剧场应该多一点儿。现在剧场少，而且太大，象首都剧场是一千一百多座（山尊：1127个。）是山尊主持修建的。这么大很不合乎进行话剧试验的要求。要有两、三百个座位的剧场，而且这样的剧场应当多些。（宋任穷：那投资的问题就好解决了。）实际上这样的剧场，国外多得很，我就看过好些个。有的儿童剧场也就是这么大，而演出十分认真，台下一百多小孩看得高兴极了。

路子是宽的，但是正如宋老说的，“民族化”是不能忘记的；“现代化”是不能忘记的。

现代化，包括表现今天的时代精神。时代的精神是改革。改革是个大问题，改革是件非常好的事。但如果大家写剧本都只是单一写改革，戏剧也是出不了好东西的。我不是反对写改革，但是不是写改革的东西未尝不可以写。当然，象《老井》那样的小说、电影，说他写了改革，也扯得上。但是我非常害怕看那种千篇一律的戏。我国话剧发展过程中有这么一段时期，凡写劳动英雄常常是英雄人物是在劳动中

受伤后被逼着住进医院，他的伤还没治好，就找不见了，原来，逃回工厂里去了，而且非要干活不可。

记得1956年第一次全国话剧会演时，那时我们还没有象今天这样对外开放，只请了十多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戏剧界专家们来观看演出。那些大导演、大作家来了以后认真地看了几十台话剧演出，他们看了第一个、第二个还没说什么，看到第三个、第四个……他们觉得十分奇怪。人家不好意思说这些戏不灵，也不能昧着良心说好，就问：“为什么你们这些戏都有一个大致的框子？为什么全国各地的剧作家写出的作品使人感到他们曾经商量好了要采取某一种写法。他们看到后来，反而觉得老舍先生创作、焦菊隐先生导演的《龙须沟》非常好，好极了。可是《龙须沟》那时恰恰没有被全国话剧会演的领导选中。

当时有些领导，总觉得要象他们设想的那几条原则来写劳动英雄、写工人阶级的伟大最好。殊不知这样一来恰恰很难把工人阶级的伟大表现出来。（对宋任穷）你不是说应该把中国民族化的东西拿出去吗？而这种搞法恰恰不是民族化的，也绝非现代化的。要看我们中国民族的东西，并不是要看我们工人如何有病不治，受伤不治，非要工作呀工作，到死为止，最后成了烈士。我绝不相信工人、英雄都是那个劲，都那么一个想法，脑袋瓜就象机器人造出的。所以那次会演费了很多钱，是个不成熟的会演。起码从人家对我们的估计这个角度上看是失败的。

我们的剧作家写剧本前，确实没有互相确定过什么套套，由于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路子已经成为一个创作习惯了。于是就不约而同的写出一些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来。

有的领导在领导剧作时象菩萨老爷对待孙悟空一样，给孙悟空脑袋带上箍，戴上之后，就取不下来。一旦孙悟空不听话，就给你念咒。这一念不大紧，大家就完全一致了。由于所有的领导都会念同一个紧箍咒，因而写出来的东西就都是一个路子。

在座的各位都是理论家，也是号召我们写戏、号召我们如何写好戏的人。你们不妨多走些岔路，使我们的眼界、路子开阔一点。创作上存在的一些通病已不是一天两天了，您以为现在就完全好了吗？不是的。现在写改革也有一条路子，大致是：你想改革，上级就是不改革，还说有条文可据；改革者坚决不相信、不听上级的话，结果改革成功了。改革者所以没有失败没受惩罚，由于上级的上级赞成改革。那个念紧箍咒的上级所以未能压垮改革者，因为最上边有个不念紧箍咒的。我们写改革题材的戏要在深入生活的基础上，不断有新的剧造。

我猜想各位同志都没有念紧箍咒，你们是不会念紧箍咒的。有些菩萨是念紧箍咒的，那就只好由他念，但是，我们还是以不念为好。不是说要思想解放吗？我们大家首先要思想解放。现在，我们写戏的人有个特点，常常受不住一点批评，这也是我们的缺点。

再回到原来的话题，同志们不要怕走歧路。十字路口不怕，到十字路口也还要走，走错了再重走，总会找到自己的路的。这样才有真正的创新之路。我常想这个问题，感觉到有必要向各位暴露自己的这些也许是很不恰当的思想、甚至是错误的思想。诸位也可以加以评论，但是别念紧箍咒，我是怕念紧箍咒的。这个箍的存在，不是一两天了，好几十

年了，不管哪位念紧箍咒，我都疼得要死、害怕，就要象孙悟空一样打滚求饶。这是不利于写剧本的，不利于戏剧改革的。最近剧本月刊上发表了一个剧本《山鬼》，已经上演了，我没有看到演出，只看了本子。这个戏很有意思，把屈原变成野人、山鬼。我敢相信，屈原是千古最伟大的诗人，除了文艺上、思想上也是最伟大的爱国者，你怎么能这样开屈原的玩笑呢？但是他胆大，要走条新路。这可以通过平等的争鸣和评论进行探讨。

回过头来，我还要再说一遍，如果有人还要念紧箍咒尽管叫他念，但自己不念。这样，对还要写戏的人有好处。我们要有点新的观念，思想要解放。当然，我这样不是号召各位，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如果我反对上述原则，你们可以打倒，并且踏上一只脚，叫我永世不得翻身。我是不愿永世不得翻身的，我愿意老翻身，翻一次再翻一次，我愿意真正得到翻身。

我祝同志们的思想从此格外活跃，走自己的艺术道路，不随波逐流。

（李布尔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要进一步发展文化艺术生产力

芮杏文代表中央书记处指出：“只要在政治上不是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不是为了颠覆我们政权的，不是违反宪法和法律的，不是传播淫秽色情的，就不要横加干涉。”

胡启立、芮杏文向文艺界人士谈经济形势

让作家们能在宏观高度上了解国情，把握改革态势

2月8日下午，首都作家、艺术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迎春联欢会。胡启立、芮杏文、康克清、伍修权、鲍彤、王忍之等有关领导出席了这次新春联欢会，向文艺界朋友恭贺新春之喜。芮杏文代表中央书记处在会上讲了话。

芮杏文同志说，要进一步改善和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对文艺工作党要管大的，把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对于一些具体的事情，不要管得太多。对于写什么、怎么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解决。

芮杏文同志谈到，文艺界当前的首要任务和全国一样，也是认真把十三大文件学习好，用基本路线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来统一思想，端正文艺工作方向。但这并不是说要搞成一个统一的模式，搞成过去的“样板戏”、“八股文”，而是要在题材选择、创作风格、表现手法、文艺理论等方面，开展积极的争鸣。

芮杏文指出，只要在政治上不是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

义道路的，不是为了颠覆我们的政权的，不是违反宪法和法律的，不是传播淫秽色情的，就不要横加干涉。

芮杏文最后说，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深刻变革、走向民族振兴和富强、民主、文明的伟大时代。希望广大作家和艺术家，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团结一致，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为人民提供更多的、更加美好的精神食粮。

在联欢会上，全国文联党组书记吴祖强报告说，推迟了三年的全国第五次文代会已列入中央今年的思想宣传规划，并争取下半年召开。文化部长王蒙也在会上发了言。

2月7日下午，出席文化部召开的全国编创人员座谈会的全体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胡启立、薄一波、芮杏文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并听取了胡启立、芮杏文同志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中央在经济发展上的战略决策等问题的重要讲话。

大家注意到，中共中央政治局6日上午刚召开第四次全会，第二天胡启立等同志就把中央最新的思考、决策的一些重要问题直接传达给了文艺创作人员，从而使艺术家们能站在宏观的高度把握国情，把握改革态势，更深刻地思考自己的创作。

胡启立同志说，今天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借此同大家通气，让大家了解中央现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这对于搞创作的同志们认识全局非常重要。

接着，他和芮杏文同志详细地介绍了党的十三大之后中央做出的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决策，分析了1987年我国经济发展的形势和未来的趋向。

王蒙、高占祥、王济夫、英若诚、曹禺、吴祖强等参加了接见。

原载《文学报》第359期